



文粹卷第二十

頌乙

雅附

總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神武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楊炎

平淮夷雅

附

柳宗元

時政

聖政紀頌

來鵠

豐年

德勝頌

歐陽詹

祥應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高世

伯夷頌

韓愈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後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遂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

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
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祲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著功勞位尊忠
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
法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活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
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乎安國
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苦受天元符與人請命具契
相合億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
葉茲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
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溥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巢山駕海之
群狼蠢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
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精
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不能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

伏蚩尤宗周之仁也稱極負陛下之德大瑞於人和人和而動天
天與和合氣百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子來主師德之以貞
勝意者河洛後郊後東征之期人靈駭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
寶輅講金匱之書翌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
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嶽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
皇帝建白麾以誓于軍曰維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
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摠武之于戈備文之法象最爾逆虜敢迷
天紀盜我符璽贖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旻蒼
降鑿錫於予俾續夏已隊之功實堯未刑之族於戲余匪玉帛山
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
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
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沉溺爾
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暮誓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
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為之坱圠河嶽為之震
蕩彼狐鳴鸞擊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過

半矣故鄴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兗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
洛之孽以氣推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顛氣鎖攬搶應龍秉鉞玄
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臺玉輅山動地
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為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
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為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
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龍聾味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奉
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御路入天庭動
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遶林數山迴神靈頌於堂精鬼感於廟王侯
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壘組陳於席華戎踊躍喜氣磅
礴日退三舍天聲萬里神謀不得規其奧天道不能後其時斯一
會之略也然後動變化為鑪假仁義為途陶氣象變聳耳目與神合
司契以道浸澆醜全犀象之形斷珠玉之頸然後以景星燭夜甘
露清氣昇闕風對天老捨鴻名以還太素乘大曆而統人紀俾不
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於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
神武清難至德遠人崇勳絕瑞光昭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百

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盍謝生於天乎請相與獻金石於誓師之場
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
勇士會兮鳥獸兮家雲島越浮山兮泛青草徵羽騎兮列天營啓
金騰兮賜長纓日為直兮雷為鼓醢鯨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
文祖帝為皇兮后為母歌雲臺兮冊玉府篆穹石兮駕終古

大唐河西平胡聖德頌并序 楊炎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胡泊九蕃夷落內伺師旅之間外
合狼豕之兇據金城害州伯蛇變交戟之下炎焚大澤之中二月
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詔太僕崔旃摠中權專上將誓軍前之士
却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劉日新振鼓鐸之音護羣戎之長林竦
蝟合會于東郊粵庚午高牙大旆鐵馬長鎗歎以清茄陣以雲蛇
列于四衝蓬頭執戟鼓以靈鼉進于達路趨悍獷狻虎裘袞臂北
陵于土門之隊鈎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亭於是引熊
虎之師拔龍蛇之劍矛戟四起煙塵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

亂玄黃聲震萬屋是風雲皆入陣彼草木盡為兵日月垂照於窮
鄉皇靈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玉文具素女錦衣以金之產萬
井之資皆委于入貢之府布于有地之宮是時也千人踊萬人賀
美太階之符見頌偃伯之議興特進金城太守李萬頃洎吾邑長
吏軍正大夫等言曰蓋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偕運靡
乘乎帝錄不能撥亂罔應乎間氣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
難以摧兇取暴為治國以任賢使能為建功磅礴乎茅茨之下歲
幾乎玄古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夏得之以勝有扈西伯
得之去殷伐崇太宗得之奄有遼海上皇得之克平巨猾陛下得
之再清宇宙掃蕩氛孽允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天下臣等恭
惟六聖騰光百有五十祀周賁海萬鋪敷菌蠢丹穴之賚孤竹之
君金闕枯羽委命下使陛下建大號績鴻業歸勳祖禰昭事聖皇
是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臣所應皇運之統伏崇羽之兇太康
西人求來裔願篆石誌美以為頌云
詔虎臣兮殪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靈齊鹿臺兮被戎都

獻平淮西雅并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
壤懷印曳絃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
克清大慙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
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
事忠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
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
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錫炳耀
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它
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
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
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邵穆公等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
淮夷雅二篇

皇武

方城

皇武命丞相度董重師集大功也

皇者首其武于潞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具來夜衆昏聩其毒于醒
狂奔叫喚以并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後汝克錫
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整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
既禡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錯彫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度拜稽
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饜登是崇鼎臠俎獻五獻百籩九百卿士
班以周旋既涉于淮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死死周道于
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
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頌頌式和尔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郟彼昏卒
狂哀兇鞠頑鋒蝟兮蟾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停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餽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
擣其虛靡衍厥慮載闢載被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譏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享爵之成
國祚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
震是胡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沐馬豐穰于野我武唯皇

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期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之王卒峙之匪微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期往詔余仁踣

彼艱頑柔惠是馴期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

疑二能罷是式衝勇韜力日思奮殲寇昏以狂敢蹈期疆士獲厥

心大袒高駭長戟酋黎其綏章右前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

告以父母恩柔予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

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

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汎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

虜既殲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

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泂泂既清而灑蔡人行歌我步逶迤蔡人歌

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難爾居武慕以康爲原有餘是究是咨

皇德既舒皇曰咨期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

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壽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 并序

來鵠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及乎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徽美者將有乎聞也弭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後若颺然拂冠過冕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言如十夫樹楊一夫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下曰問之是十夫樹楊也史官執筆為陛下曰遠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訝聖朝空晨虛夕閑殿曠庭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謹之說是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乎臣伏念貞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詞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于陛下下天子側旒于殿之上奏者發誠于廷之中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啓之帝旒近而鎮之史

筆隨而絡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俞機都要之言託業發神豐編照物借籍于堯典老光于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敷狼麋虎食持膏銜肉蓋以言多為已曾不致君內荏失中畏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與宰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工而已臣嘗涕泣以歎豈有以一已之細一性之忌於黍稷圭景之間苟嗜急須迴天遮上使聖緒神績有嘉歎善諷罔得聞於千萬年枉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閑殿曠庭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謹之說若今踵而承之則不唯臣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徽美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歟臣請史官執筆當羣臣奏事隨日錄撰號為聖政紀臣立朝荷祿幸甚穆宗皇帝動宸領旒憮然歎曰吁朕罔敢粉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

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于典典在于史曷厥史不書是尸余于祖涸業于典也朕續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廢酣馳荒務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簇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畜猶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徭巖穴閭斥史臣占佞明后致懿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猷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鶴居山澤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眉目也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為聖政紀者追而頌出其事以暨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典無法頑肩界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知朴繩休結正簡斯若君詰臣箴飭編皇緒前書後經規善惡惡國之大章知何寢略嗚

呼貞觀多叶永徽多俞廷日發論殿日致謨牙孽木作鳥鼠其除論出不善謀行不紆楹然史臣蛇然史裙瞠瞠而視透透而婁翹筆當回決防納污不枯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粲粲朝典落落廷蹇聖牘既多弄風不淺頡編坦軸君出臣顯若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閑殿曠庭無尸安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削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既乎後相圖身天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近立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疇依奏問莫親嘉謀固稀取彼詰命祿為國肥炯哉時皇言必及章德室五帝道與三皇如何頌巨嚙肉嗜益甯甯距磨快福徭物長控截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史瘦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禁法蓋聖寵昌曷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殿空哀逸朝憤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才微綱亦匿匪見亦寢醜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具心太甲頌聖事既可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橫揚一夫欲競裁既未牢撰豈能盛帝業以我逐史似撰穆宗無

然若攻若筮何昔臣斯隱我祖正不傳親問不寫密諍孰示來朝
以光神政由是天呼震爻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
目不撓不搥懈豸側頭螭蚪擺溼握管絕信當殿而立君也盡問
臣也倒誠嘉嘉其事鏗鏘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明語未絕緒史
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清芬可昭典墳古師官鳥昔聖
官雲方之我右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
紀去殿無閑時庭無曠日雲詠波訪卷編削筆君劬臣勞上討下
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規孰測外夷內
儲謂君有道乎臣有謨歟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
翼戴新福去枚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
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揆斯不朽可懸魏闕馬得是言非
訛非伐實謂鑿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零死天文光發唯我之有
須兮奚斯躍而董狐厥足

德勝頌二章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

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則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
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
于常歲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
為霖霖似不日而至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
揚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決磅礴浮蒼蒼潛相夏靡乃強者勝
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侵靄為慶雲列景激為祥
光油油薰薰死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耳而風暢日者生氣
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
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折至是土膏融甘液宜若決
滄泉如開湧煙曲本增岐凡凡縣縣無饑瘠與良沃獲一十於百
千騰蔬雲直直以委圃餘糧嶺峙而柘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
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
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歛怡逸於其中乎宜
其齊乾元之宿疢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耶古先
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暉以稱理靡水旱而莫衝否具以

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嗚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書而其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餼梁匪徒我餼梁鰥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亦青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厭食菽匪徒牛厭食菽犬豕梁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庭不若之徒皆董然而和晡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按歲星五帝為蒼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理覆露萬民泱洽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陽大化昭報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曰以昌黎為紀四時為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欽時五福用敷錫鞶庶人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紀班崔右之師用弘文教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擴俗嘉瑞美祥紛委狎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冥驅一代為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邃古光昭聞見魏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自去矣上帝降鑒下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

無彊疵俗以皇番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

韓愈

士之持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比皆豪傑之士信道篤

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國一州
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之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
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爲高魏乎天地
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
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
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
以爲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
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
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文粹卷第二十一

頌丙 摠于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粹卷第二十一

古賢

虞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總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詠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崔祐甫

興利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靈跡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宗理

長明燈頌

高適

虞子賤碑頌 并序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躰大繹微旨而徵遺論
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
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如受業於仲丘終委質於魯君爾乃

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
齊晉之強定哀非相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死此亂邦從
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章變
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躰元之要恤孤哀喪奉事閭弔
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
佚其財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
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
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握髮而吐膳在御不解縣而四夷伏小大
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
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蒼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
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二處子之堂清靜無為宮人以康流風化溥霸俗致王誰
謂陽鱗遠而為魴嗜二黃髮或師或友先三麥苗不糧不莠齊師
已却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二伊人希聖之才竟舜既

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与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
顯二今德聲隨攸牧惠与順息人亡政弊道猶神默寂寥夜川惆
悵舊國荒祠尚掃蒼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
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貴乎海隅玄澤溥乎荒外天子念
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
相廣平公宋琮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摠三軍之旗
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
路也公襄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
踰奸臣之虎尾控二張之銳則設身伯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
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大之柱其入宰也君之
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
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琴兮間兮赫兮頃兮固以不怒
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茹木巢山館水種

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冶室皆
設莖書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
自今始祖國之冊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垣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
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
黃門北齊之公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廣乎有焉若天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
飛溥渚於彼信如龍章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
廣府司馬譚環奮禹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
徒也豈將苟其許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
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交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身申伯
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
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亦交蓬室兮改籬牆魚鱗毛兮為異宮
日華兮皎夜光火也天燎兮風莫賜事有正兮惠無疆嶽嶽嶽兮

海財幾萬里兮歲三來丹如鳥兮化負為臺而無欺兮路無盜旅亦
家兮局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牒牛牲兮菌雞小神降福兮公書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
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
出越小大邦蠢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
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駁側陋兼乎
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
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靜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
或以賊殺効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鈞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
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筭不能知聖辟於畫一善政不
能下摧宿冢如雉草無愠色視大權如懸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摠
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點吏
惡心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

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曰者欒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鎗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人聞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頓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疾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益乃邑知曰湯折離居推爾克濟無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有過獲食人減雙雞之膳園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丐不負館自身已往振原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饑相望不思監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宇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臣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賙惟徑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書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剗山壤填巨石辨大木上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正口曰減功萬歲史曰省錢億糧

始學未文始安織於是鮪背黃髮之者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卿黨以睦惇失其獨道路有禮汰无与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无吠狗亦無野人臨羊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宰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統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谷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其被慈有踰於貪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膝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无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徵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眾臣重其經術爲守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永祕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滕之固公不憚權貴或

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
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
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
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二而靈應未
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實新醴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
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
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吝吾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
則樹其路鳥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激天樂地靈震且爲煨
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哀果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
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
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
於阡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
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
語知風俗之淳澁識教化之原本唐書崔祐甫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靈以幹金

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
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
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茫二三秦則罔餽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
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
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詠閭易且之期不言既言之曰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亦雲豹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
而遽屆于淇洪之耆老娶博商豐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
于塵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
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抹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蔚陶之思何用哉盡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
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
縣令鄔賁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
允於心曰自其自為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
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為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
為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薦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
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
督觀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
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
人之命煩於市者耗釋人之生苟鞭笞拊揚之無度侵牟肆奪之
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爾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
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貧不下殘念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
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章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
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即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
傳置未脩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饑殍實不如歸亦

諸侯之取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枹之守元
闕焉賦豪滯財數百方賜于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
公之吏留以為斯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
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二日州人愛之如
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遂迁其餘煦嫗
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頽俗慰窮甿者
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
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
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右
亭別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儲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我索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
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
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我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
如歸焉神之聽之是与正直周旋鋒鏑之下世人寇讎之間而能
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子又牧豪

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隸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二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為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乎今不忘愛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矣止是為三張立廉實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二未畢兮聞後命朱轡玉節兮向蕃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子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源因逆匯而滌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分古大江具言四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四十里孤浦袤疇之多龜魚鼈鼉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既心耗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

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削西戎西戎既駭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一月二十二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揆為潤州聲如鸞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君女相贊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素知截胡潤壤心甚蝥螽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群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自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中丞懋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具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密從闕之人不俟召呼拊從役各鋪蓋野後皇成蹊增埤設塘繚而合之黃湖為十里像月之規壽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渤心隱地雷闢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弥望灑心如吞心日月沈沈如心謔心魚風雨所潤者遠有隰皆春耕者飽憂者寡穀是跡為斗門既移其溢又支其澤沃靖均品河渠未通流商悅莫積人勇輸賦遐不受利宜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濬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家

其隆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真稅聞而悅
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
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
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漸嫉惡有過惠
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水之貴降從土禮詩云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
章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子實秉公之清白延
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直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
周孝孳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為澤允悅也水歸於澤而澤
悅放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我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
无災老不竭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放厥後之人无以荷負也華
嘗夢子直見訪為頌曰

望法法兮視其為閑魚樂慶交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
痛無聲焉卓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淤淀為濇清消飲者既考病者靈詔
書光寵恩靈榮劃然肝膈復眩明追琢刻頌揚榮譽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天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
然異績結于人心談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太和四年高陵人李
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
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見以政績將
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
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揚于道周云
涇水東行注渠醜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美粟按水部式
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瀕其腴每歲少丑一
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具已還窳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瀕之公
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營貫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
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
以破理訴者覆得罪跡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相孫子長慶
三年高陵令劉君勸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煙疽在身不忘決去乃
循故事考式文既其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社

私竇使无棄流請遵正令使无越制別白緘悉列上便直掾史依
違不決居二歲距寶霖且元年端士鄭章為京兆秋九月焚其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書得利病
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
簿談鶴直實董之冬十月百眾雲奔憤與喜并口誦手運不有整
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渠下高祖故聖
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奢鍾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
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文謂丞相請以額血汚車茵丞相
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无所憾第未周知情
為耳即之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授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
新堰成駛流渾々如脉其氣高蒸滷胃迎祀釋怨開塞分寸皆如
詔條有秋之期投鍾前定獨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祭禘之丞徒
誰呼奪發而舞威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槌斲祀豪空孰施為
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掖股引而東千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万本下垂根以作固

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
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詎不兆索
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其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
之五代係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孝亦以籌畫于東諸侯
遂參幕府麻尹劇縣比且以能事見陟率不特而迁既有績于高陵
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
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也益于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如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宵懷播為言詩人乘其旨
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透池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
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
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瀆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畝
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鵠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無血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
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
有易此而能理者自揭戎乱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
之以飢饉重之以天札死者曝露亡者隋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
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眾於農人古者八家為鄰一
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半
萬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
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
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
其事擇封內閑田充壤人所不耕者為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
食為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府
官府既建史胥備設田有官二有徒野有夫二有任上下相維如
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眾有教令之法頒于時

此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
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稼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
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
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全國大貳員
夏公如家慎擇職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二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
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
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壤江淮為之康嘉禾一藪
江淮為之儉公首選於眾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
儉之事故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
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畝為封疆屬於海睿其賦
漕達千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發草剔以除
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頌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
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情者勛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宜
其兮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祿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
義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宿館食瓢漿盡

四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列而猶執鼓鼓盛暑赫曦而不傳
車蓋如登高去梯与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
政必見於耕獲并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
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為郡無凶年自朱公為屯無下歲元
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并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
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廩蓋大穰之徵也屯
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為屯人有一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
其擾今溝封大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復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
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比德加於人也古者智
効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誅之手之足之况朱公之績如此其大
者乎遂相為斷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祠鄉晉大夫
終踐大農之位其碑曰

茫二九區陽九躔災丘荒丸瘡田平汗菜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
耕不獲仰食于下嗷二遺人餬口饋軍帝曰予憂愛立其屯且戰
且耕古之善經師爾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二取彼榛
荒畫為封疆朱公莅之展器授方四事既簡黎人則康其屯之
如雲漠漠夫位某布溝封綺錯朱公獲之勸播趨獲後秀不生與
螽不作歲登億計征實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庶如京
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赫具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
威歛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埋變將為田朱公濬之執用以先
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漑之水則泄焉曰
雨曰霽以溝為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疑疑不侵
其畔不犯其籍我倉既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
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
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
綬纍纍何以况之福祿如茨何以况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

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躰而異名同
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談
則無是是無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中右弼王子苾苾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身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祠拍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吞首葛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亦猶在自乎我唐有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不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鄉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猿晨暮合響音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惚若具秘巖爲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享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書曰有雲五色浮雲其上三井樓龍之所特有異函至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有記祥也然後爲虛

以鑿戶起層臺高而累土經之殖殖成之謂異二綴日月以爲光籠雲霞以爲色苑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孰能興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云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廋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取唐興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乘軒者寵惠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入口也逮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錄教戒博綜無所遺竊具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練識贍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師之容者足以澆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奧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二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以之者昌背之者亡

故為天下貴况絕學無真父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
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
將矣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
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
有德養物嘗請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合德德以致美美而不
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表舊至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合曉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
雲路通真仙時來顧哦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翕日
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輪奐窈窕茫
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躰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於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晉終聖棄智不耀其
光故真感真期珍圖秘學性幽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
迹遐情遠志摩青雲蓬視紫鸞高宗每降鑿業車親詣精廬尊
師身不下堂握手而已母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於身實領滅

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
海屬天皇敦薦斯道祈款逾深躊躇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草有
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
風玄真高踪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
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潁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
瑶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
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受道於華陽隱居
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借真蹈冥
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
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勤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
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煙丹丘不死兮
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體玄之至德兮洵淑美冲心養和寶
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裡道逢真人兮昇玄子授
以寶書青台旨令守崧山玉女峰雲栖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

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是以
冥居於崐崘寄遺跡于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
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
紫房齋心繫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
中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動能思之道相
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
真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高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
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
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
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滅月主夜太陰
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况小光小明哉要
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手見礙竟不髣髴之或髣髴
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嘆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成

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
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
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內外由
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
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
無門不闢怕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
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寔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
之間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
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
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
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
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文粹卷第二十一

頌丁 掖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祠祀

旌儒廟頌

陝州鐵牛頌

並賈至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監牧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邵昂

旌儒廟頌

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
 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
 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麀君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
 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
 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
 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類斬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
 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祭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

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筭其文群雄如衆草建官罷
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戲亂以
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
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道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
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
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黷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
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
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
法削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典墳夫如
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
宗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
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縣上之田
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
大教廟食衆賢以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復之監乎以絕厲災
之旨是祀而三德具焉報臣下敬啟獻頌曰

方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
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實生暴秦反道背德竊
善攘譽歸惡復感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
之北坎宮猶存草樹無色愁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
清登高訪古愍默頽壘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重遺武下哀群哲
鄉食祀無主爰降嘉詔率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醑以時幽幽廟門肅
肅靈靈儀真實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千隋閏亦有令主尊儒
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
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并序

賈至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騰而不仁坤順
為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郭者其陰騰歟其剛克歟寓精堅
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窞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撲謂為首匪
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

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備哉東臨周畿西盡
魏路載厚地而莫從耳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
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老聽輿誦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
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激尤徒執用大臻
于茲橫靡林練匹進雲鍾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
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
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柱下當函關之路望其隨仙俯桃林
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遶閭風而周巨鰲負
蓬萊而抃可明微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鉅而未固未可
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
之念擇善而為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
牧謀始有依招墨客以頌頌者謂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與穆如
清風敢刊之真石頌曰

北山非聖立不動神之至屈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既昔
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
華連帥太傅許公龍藩却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
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
者內兵橫起右輔搔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為高鏑
抗表奉迎莫迴天矐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
曰廟主不行倭寢不告豈意黃順動章知收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
以兵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華當關石不遠
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為百辟會朝之地諸侯
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謹
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
將去群心恟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
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

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瞻是邦因駐清蹕上復
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為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
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自稔今則因公以
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
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
莫尸爾聖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公平客圭石誌之歎耳目可功績
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
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
之運僊聖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連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
不紀歲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怒萬靈靡效豈無近藩諸侯
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臂騎迎靈六龍迴轡行朝有亭行廟有
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
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社既啟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

山陰氏及證博史

大禹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頌 共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三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駮馬一百一
十六應乾之策也六駮成校五良一駮是以謂小備校有左右閑
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駮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
謂六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闕矣漢
孝武當景景儉局之積雄備霍張皇之執勤兵塞上駮馬有四十
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備馬入洛
蹴躡千由軍陣之容雖壯和鑿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罹之後
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
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奔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
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千萬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
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
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練易一
馬秦漢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戎狄外攻或師圍
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有蓋莫開元神武皇帝登

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
心腑善畜之將上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開廢使焉即開府霍
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
裔四伯執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含
冰鑑善謀亮亮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解之
力而玄同日月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
羅魏絳之鍾鼓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疾御衣亟分於
韓信庶姜如王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髮則抱拜朱第聖人之見也
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
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跛正也
視而遠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晏樂曾不感國有慶
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
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珂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
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
之天下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

日中入禁原燎牧除葶豐殿時其事也黎泉美薦序涼接濕翹
足而陸交頸相靡官其性也攻駒教駢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
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
其才故闔扼鷲鳥曼鞞繼詭術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駒駢
騷馬乘黃茲白來儀外殿呈伎內櫺朝制閭風夕洗天泉聖皇一
取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妍蹄繫繫犀小須遠志曰龍曰駮曰戎
曰騷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駢紫驪黃騷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亦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
生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乃
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既陳羽衛咸備大
駕百里煙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天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
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靈震從四方扑躍威懷紛紜壯觀揮
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
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

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得色
朝髦庠齒款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
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
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
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惣監韋績及五使長戶
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此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匱乏克
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傳西南兩使六頓人夫彙穀計八十萬工
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
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
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四也時苜麥
首宿一千九百頃以芟蓄御爰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
賈死畜貯絹八萬往嚴道市棘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
侯長戶數盈三萬象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
具詳政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
舊史書功吟詠環竒篆刻金石秦汧眇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
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二萬兮馬為羣漸汧渭兮垣隴阪飛黃
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靈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物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翹兮金介直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麾太僕駉兮展輅儀舞
月駟兮蹀雲螭神侑儻兮能權奇騏驎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
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辟玉府

岐郊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并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殿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庾人校人驥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為良坤元利牝駒
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鶴聞多其美脊豈止宗生冀此

族施沂西而已哉自相士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養池其前
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雁塞管議其履齒麻朝些其頰肢
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戶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殷馬始頌殿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石谷并寓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益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僕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孳婉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匡師敗官馬之教
駝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籍之明年命我知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駑倉芻芣涼網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曰禪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掌三事外司
百揆調錙鼎實編熊帝繇更吾果理於高後各覃謀賜於伊尹帝

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會曰允祐帝曰俞咨汝汝作小司六工兼
致牧圉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夏載習載步
稚之林之疏穢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勛壽安尉尉蘭華陰主簿常冀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非全雁機立斷侶昌門之駿乘行翼聖
僊詣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牙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土晚寒寧州壤甘涇
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丘之野
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
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叡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
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苑摠監韋績物必統之韋公敢行利
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特執駒
禁原驅維無繡趣馬尉薦苞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

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
曰善而筐屨蠲而嬰纒除而茲剪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
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濶下如此欲辭福祿得
乎人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皇尊祖也
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
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樞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
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
梢啓服野糜娥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騶裏茲白鐵離項主
之騶符主之騶相氏之騶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驪騶劉之的
顛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駮六尺之騶三尺之果下
文臂花有陰脣白顛握腕作足昆蹄素懸縞州如練紫目如電有
騶有騶有明有驪騶駘異群驪騶亦分散如擗錦聚若屯雲若迺
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雁目爲宜桀肘爲咸陽幹
爲菲方背爲嬰光水火又明城下又張逸躍棘塗趨蹌踴顏陞甌
齧草降阿飲沱騶而翔駮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叱馬騶至特立仰

鳴俯噴威儀亦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
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
郡齊人八坊長方因雜然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
李公司牧我韋公懷休我君臣同德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指
敕大較雖隸屬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
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椽摧墮墻填漸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
士良藁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
所云荆菁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推納其資
課廻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埤國其利一也甲
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
春草先長便傳藁藪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其杆三萬圍
俟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
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艱主在京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
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妥毗盡地其利三也又
緣馬所須羈絆剪刷補鑊番箒油藥灌劑之物又隄滌除之器

比年比身勞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則應寤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二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祝頌激惰其利四也內殿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頌諸坊則必餒之艾之行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膾而後入之以內癘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正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譽言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垆之頌燕公象監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良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燉草繚垣墉兮積芻稟天馬來兮從東道群紫燕焉兮緝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籥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災害有駟有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鬃兮又白頰晚影長鳴兮聲造天今安匹兮龍為友吾君馭兮壽千年

文粹卷二十七

文粹卷第二十三

贊上 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將相

凌煙閣二十二勳臣贊

三賢贊

自題寫真贊

張荊州畫贊

無官

右丞徐公寫真贊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大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多蟲螟歲息銷蓬宇為休氣驅戎狄為懷人北荒堅早重譯而至厥有寤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歲蕤於圖諫矣皇上以為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績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士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為是矣豈敢夫係風之言奇彼

淖冰之術從怪怪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
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館
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
有奇相是以黃龍之瑞應於龍躰亦精之符協於圖表頽然而長
文王所以至天也鮒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續事之
微極於推背至於天光晦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鬚焉末
臣奉詔敢賜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儉狃漠朔無氛西
伏堅昆稽首稱臣侵生壹閔盜起河汾沈機先物堆斷解紛定
群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萬機益勤爰命采績載模天具崑閩
仙岑峻極秋宴蓬瀛白日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緜
緜為龍為雲聖祚物觀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熙載勤政建中和
金声王振太階既平朝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眾
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明日新

凌煙閣勳臣贊 二十一首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戒命撫輿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
而雨天下雷收雨霽齊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
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群臣念臣
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摠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
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
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動賢穿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
聖唐乎至若唐宮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
及蹇之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夔皋之賜言也虞永興糾合群儒旁
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
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
內靡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雁鳥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
響效護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

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模
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倚諸古烈罔有慙
德皇主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
末也大不偏小不過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
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齧齧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大宗用之以
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表宏爲
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
煙而頌聲不作其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頌頌一章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明前哲之光韻末
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動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
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
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

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維維武有
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錢使父兄
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
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慧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與公躍其鱗杖
策千里來謁帝閭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異忠忠若
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旬月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
廓蒙定高祖功告武成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
賢推轂群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真振路鳥在庭濟濟多士
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衮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
邦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撫黔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
呼梁公

杜葉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縕元和氣為大國禎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
久相攜有公与方梁公同志也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
育万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惜惜万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從其麻夫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
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尽其志魯事李密沈浮變通豈不窮
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衮職其繩則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
德弼違替不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入或有言秉德不撓
与封德彝庭諍禮興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
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在
飾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万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有女而聖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
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觀不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
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異乾乾恪居子藩群孽子嗣爭窺

神器鴻業公隆公揭大義一匡天地入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
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
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龍裝月禍起中宮
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力屈群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昔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欵昔公王伉之材間
運未開登潛龍臺代万姓請命與天為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
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質敦焉魏魏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
幾其神昔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泓巨靈敦然手摩大華決
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
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王威高君雅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
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過如
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列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
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
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殺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解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
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颺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
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
書混同氛殺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
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乃古曷瞻鐵山巉巉詔築贊皇山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雁運為將與赫連霸與漢漢王
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蠶王東據河洛焚封豕德來濟同
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
取蛇于穴群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
成于王太宗獻捷于高祖與勣俱環金甲為上下將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後狁雷彭
殷殷旌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鳥夷未

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歸和
解鞍投戈衣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蕡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撥帝元戎震唐天聲瞋
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劔揮
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鎖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
庭出權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鳥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平
元勳之盛

長孫邵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霄晉我太原賢傑潛屯帝
出于震爛其盈明邵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爰
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為唐儒宗東
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

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先師是崇先聖是崇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藏豹羗髮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樹尉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群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求興且曰文懿

公謚

尉遲鄂公敬德

洸洸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初事宋

躍入

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能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教武德之屯手披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頌性保命眉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貞觀後公

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淮鳳捨彼頽厦鬱鬱為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魏魏宋公從耳節高志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岫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入如身道至廣莫我放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為唐貞臣

張郊公公謹

有倬郊公伉伉而貞洸洸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疑以疑為先知是筮是咎郊公巖然排闥折著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帝之則以定社稷郊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魯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言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冰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就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仁厚入倫
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懿皇后公婚媾之中
雲龍潛會建功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弼文開泰邊彼庸蜀荐
鍾堯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申公攸祖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
相媿敦與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声到今不隊名登元勳理冠群
吏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鄖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襲衣為儒大風驅雲勿與之俱遭
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開厥功有赫從王龍其行佐帝光宅遠展
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世充陣于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掣銳氣盡來我
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鼉鼓轉山沒遂作心旌自爰從
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裂衣翁如鷄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與秦胡公林降于九曲攀龍上天續翻鵬翼積
風乃聳相相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颯倒溟波鯨鯢
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以身擁劔駕氣騰風躍雲
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旌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局達晨
天子之使駐車軍門軍屯肅章門外壁安眾秉威此真將軍侏侏
栢栢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為鄰刻境連城火炎煙昏皎
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高祖有舊
引忠歸誠豹變蟻伸金石之契移為君且莽莽煌煌為龍為光元
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
密靜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謀厥群雄君勞臣惕荒
夷阻關百千年社稷

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荊州畫贊并序

呂溫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日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
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寔廣若君子小人摩
有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身為身
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
帝檻辱吳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歷天却明為分虎
而子之不敢猛視君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
天將啓繼繼之禍俾茲巨乘置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瓌

我公衮寅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
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
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
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
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
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霽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
州起而扶之舉為時害動拂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戟之中勢
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欬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
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
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
務而猶好正直摧擢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巨往矣其貌世傳遺像以竟後李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
澄東溟日照秦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
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鯁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
顏摩于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傲爾夙夜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孝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
事靡監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
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
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敬乎跪揖讓俯俛拜謁
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其亦繼唱于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
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議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
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文粹卷第二十三



